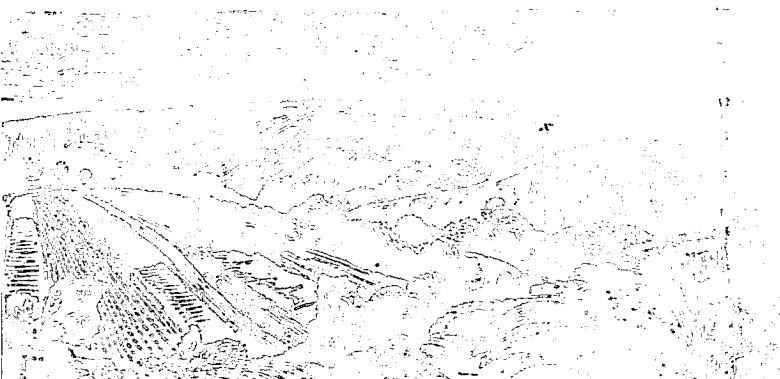




著 淵 虹



Seppersona Familio



七口之家

虹淵著

請
指
已



一九三七年



3 0580 8785 3

序 話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在於所謂「支那」，是一種烙印打下來的永久拭抹不了的一個日子。該說那天起，中國這完整的民族，被友邦以超國際感情的手段，宰割了一角去！

於是任己所欲非人道的撲滅生命，掠奪財產，預期侵蝕廣遠的地域，實現其大陸的夢。這種空前慘酷的現象，對於一般麻木的人或能處之以靜觀的態度。然而，代表民族靈魂的作家却不能忍受！雖然他們文弱的筆不能挑破仇敵的一滴血，但比之老向仇敵致敬的刺刀要強的多多。尤其是感覺敏銳的詩人，更加要傳布他們正義的呼聲，向世界，向世界每個角落裏，連絡同情於爭取自由的伙伴。

虹淵的詩，便是在這種心境下寫成的。他不願同胞的血再向大江東流去，他的筆蘸着自己的淚水，寫成這本作為報告的使人讀了隱痛的書。

葛賓賓 啓夫 一九三二年上海。

風和雪是

交鬥着，狂喊着。

月和白光的互照，
夜沒有把亮兒吞掉！
行路者，人們的心呀，
冷透了，冷透了！

人們全在睡鄉，
K報館的電燈呀，
還是那末明亮！

從那後面的印刷房裏，
微微的滲出了機械的聲響。

祇在急忙的工作，

他們早走淨了。

爐火兒還沒有滅亡。

打後窗的長縫呀，

透進了工人們的細腔。

他們呀，

是在趕排着另一則消息，
用鑷兒挾取了一堆鉛字，

重又在本市的新聞欄裏，
按上了大字的標題：

『M縣屬的A.F.莊集，

在于氏的廟裏，

並排着五具屍體！』

啊，避難又遇難！

宇宙裏會有這樣

淒慘的事跡。

是希奇驚人的消息！
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太陽的幾道紅光，

射退了夜之茫茫！

風嘯，

像在做最後的清除！

雪呀，

零星的隨着風兒遊擊！

市街上開始了喧嚷。

沿路賣報的孩子們，

在儘量的張口大叫：

「五日之家，

死在于氏大廟」

「K報把這消息宣出，

這惡耗

頓成了都市裏人們的

談笑的資料——

「死——這傻子思想啲！

不能押進女堂，

把大些的姑娘！

他們都跑到工廠」

『死——這傻子思想，

大姑娘找主兒，

小些的孩子們，

送進社會裏去飼養，

剩下了他倆口兒呀，

怎麼不混一場！』

『死——

是老天的意旨！

誰敢反抗呀？

——該死！

「該死」

「死」

一些胡評瞎議呀。

盡是他們個人環境的轉移；

他們確知麼，

死者真實的苦處？

窮人喲，

應繼去了

愛子女的心腸，

忍心的把自己的骨肉，
押進女堂？

喲！

只要有了能給活着的飯吃，
誰願做這樣喪心的事體！

幾個，

像富人那樣無恥？

依財富來歪曲事實！

依權勢

來凌辱人家的子女！

呀！

是懶惰，是做惡，

這千百萬的失業大眾，

被廠方出脫？

我請你相信：

儘是致死的工作，

也沒個願把肚兒去俟飢！

知道嗎，

慈善者的真意，

是提高富人們的聲勢？

這機關裏，

會有怎樣的限制？

『宿命論』是

富人們怕死的主義，

『無神論』是

純正窮人們的學術，

時刻的誠心的

供奉着它們，

恩惠兒不會賜給半滴！

蠻行無理的爺兒們呀，

會享取那樣豐富的物質！

三

日子是臘月之底；
有錢的正忙着弄吃，
沒錢的窮人們，
跑向遠處躲避，
一年的債務，
到了歸還之期！

距除夕還有多日，
到處却開始響起了
鞭爆之聲。

天真的孩子們，
都是那麼歡嬉。

大人們忙在三八的集日，
糶出了新和陳的糧食，
換把海米之皮，
也要準備呀，
年節宴客的東西。

『多買些鞭炮嘯，
好祭財神和天地；
保佑着咱們明年。

享個太平之日。」

人和牲口走了好遠，
婆娘們還這麼囑記。

啊，騾同驢兒是那末歡喜，
一路上哈哈個不住。
是的，

「願做富人一世之驢，
不願做富人之子一世！
但是……」

主人在後面趕着，
纜繩兒擦在屁股之後，
在高高的脊背上，
扣着面重重的馱簍。

『號！
號！』

『一更裏……』

一面喊着牲口，
一面哼着情曲。

痛苦的記憶，
都要暫時的藏住；
新年，

要向吉慶方面想去。

四

保官，這可憐的佃農，
是死者同村裏的人物，
是死者生前的友好，
他們也常在一起，
勞苦的把地兒來拋。

在他倆中間，

具有微點不同的

經濟條件：

他是外住兒，

保官是本地；

他是住在他地主的廟裏，

保官是住着祖傳的遺居，

但，確是同樣的，

他倆被租錢困住，

地兒被地主抽出。

思想上，

一個是厭世主義，

一個較接近現實，

死者在死去之先，

曾同保官

說：做
一次最後的晤面，

『保官大哥，

我不能再去

忍受這樣飢餓；

三爺把地兒抽出，

下年怎樣過活！

這五口之家的責任呀，

讓我怎樣去開脫！

現在的地租錢喲，

迫得我兩腳直蹶！

全家喲，

只有消失在

爲生活而掙扎的漩渦！

前日到生女家去，

向她婆母去借升包米，

她婆喲，

沒有向我答理！

說：生女在一邊生我的大氣，

「何苦來此討乞，

不給你的女兒呀，

長點志氣！

這兒有大錢五百，

請你快點兒拿去！

恰巧那天是開台大集。

在集上，

把那五百大錢，

我很心的買了

一包紅礬毒劑；

像乞丐那樣，

在外村裏

討了一些小米。

我不願再活下去！

我把小米煮熟，

把紅礬毒劑拌上，

我們這五口兒，

把它全吞到肚裏，

啊！

不願再活下去呀！

我不願再活下去！

屍體嘍，

煩你用土兒埋住，

完結了，

——我們一場友誼。」

『同文弟，

何苦，

你想出這樣自殺的主意！

認清點兒吧！

可別那麼死去！

我勸你呀，

可別那麼死去啊！』

文誰知，

第二天的早晨，

在于氏的廟裏

發現了五具冰硬的屍體！

遵着死者的遺囑，

保官把他們一具具

抬進了義地。

洞兒把屍體藏在一處，

草蓆兒是把這

一些屍體襯起，

土兒把草蓆壓住，

雪花又把草兒罩住。

這樣令人悲痛的事實，

永遠的刻在于氏的廟裏，

五

新年嘞，

何嘗沒把保官難住！

只地租兒吧，

讓他怎樣按置？

糧米呀，

家裏找不出一粒！

不是妻兒幾日的討乞，

他們也許躺在土裏！

但，他不會像同文那樣的自殺；

只還有一點兒的氣息呀，
他願奮鬥掙扎！

老七——他的表弟，

是在關東當長工夥計。

在年前，

保官曾掙得他一封長書；

要他把房子賣掉，

快的搬到那幸福之區。

他，老七，

有五十上下年紀，

五年前他流落出去，

他無家，無靠，無依，

三間草房和一畝薄地——

早落在債主的手裏。

是壓力，

沒有把保官的彈力促起？

是故土兒，

使着保官延遲？

啊，

是還有一線兒之牽，

——舊居兒在當時把他留戀！

六

是冬月一日的下午，
尙記住：

太空被雪兒密密的

流直的串着，

但，天氣兒是那麼暖！

官道上行着

成羣的驢和騾。

保官和孩子們偎在一團，
妻兒在另一邊做活。

——是快樂的家庭，
但，有誰知他們痛苦的事情！

突然的，

輕聲的走進了兩個縣警，

跟在他們的後面，

保官認清，

那是三太爺的家丁。

『啊兩年的地租，

沒有付給銅元一枚。

捫心倒是慚愧，

但，任以縣警的大威，

又奈何我連年的虧累；

銅元一枚曾不被賺回！

保官這樣想着。

他招待着來人，

但是被拒絕了——

「我們不是拜訪，

是來討這二年的飢荒！

還是請早拿出，

不然呀，

咱們就到城裏！

任什麼大的情理，

請你向三太爺去述，

我呀，

卸却這點責任。

原諒吧，

不是我故意難你！

「何大叔，

還請你回去通融，

請求你啊！

事實不是擺在眼前，
我會是——敢是欺騙？

……』

『胡說，媽的！

種人地一畝，

要拿一畝的租錢；

法律有明文規定，

怎能半點通融。

一切要按法處置，

更不能胡講私情！』

「縣警老爺，

若有一片之銅，

我也老早獻出；

飯都沒得塗口噉，

又怎能付這租錢！

我願受這驚怕，

……」

「什麼？帶去！

鄉老子真難鬥，

請你嘗嘗我的苦頭！」

『可憐，

這七日之家，

怎能過活，

還請通融通融，

來年呀，

我會還個乾淨！』

『不成！

……』

保官在被捆綁，

妻兒同孩子們，
在地上跪着求情，
但，這有什麼功用？

一個想頭，

通過了妻的全身；

只一張房契喇，

可以救了目前的難題！

但，這是祖傳的遺產。

丈夫不曾說過：

「寧人來受苦，

不願房契兒蒙難。」

現在……

在一個緊密的暗處。

妻兒把房契拿出，

急急的送了出去。

交給了三太爺的家丁，

說：

「請你們拿着走開，

讓我的丈夫回來！」

「阿妻，

這祖先最後的遺產，

怎能來把地租賞還！

我不是說過麼；

寧人來受苦，

不願這只房契蒙難。

「……………」

妻只哭泣着，

話兒不能說出一句。

年後的今日，

他忘却了

故鄉給與他的一些盛意；

城裏三太爺的威權呀，

使他更接近了現實！

什麼對他都不是善意，

對一切，

他是採取着敵對的形式，

故鄉呀，

是那樣無情，

一切都在擊襲着他的生命！

悲泣，憤怒，

但是他抑制，抑制，

暫時的他願離向遠處；
脫開了災難的桟鎖呀，

讓魔手再來撲個空隙！

就在那天夜裏，

保官同妻商議：

『我的妻

我們能在這兒永住？

空氣緊壓着我們，

連氣兒也吐不出去！

我們絕不願像同文弟那
樣，

被環境吞蝕了全家的肉
體！

不是我們還有生活能力？

我們的手和足腳，

不是還那麼整齊？

我們的熱血，

也沒有涼澈——

趁這時機呀，

要勇敢的

來衝出這黑暗的範圍。

我相信，

終會有那末一處，

是我們生活之地；

終會有那末一天，

是我們衣錦榮歸之期。

我們不會自殺，

要努力地爲生活而掙扎！

我們的生活安定了，

我們有了飯吃了。

你知道，

離此很遠，很遠，

有一所富饒之區？

我們呀，

要逃向那兒。

——去年老七給我們的
信，你不會記起？

妻，沈默住，

淚兒打嘴角向下直滴，

孩子們在夢裏去尋找甜蜜，

大人在嘴裏唱着苦曲。

「哭，有什麼用處？

它能解救了你的生活？

它能索取那張房契？

它能求取那十畝田地，

重新讓我們種植？

啊，三太爺呀，

我怎樣傷害過你！

你把我的房契藏起。

你會知道，

那是我祖宗留給他

孫子們的東西？

連年的天旱和水災，

在你那地裏呀，

何曾產生了幾粒糧食！

窮人們，

應被富人兒主宰？

官廳的軍警呀，

怎麼會被他差來？

啊，
啊，

官兒同紳士連在一起，

向窮人們的身來

抽筋剝皮，

一層層，一層層的！

現在喲，

只剩有了骨子裏的黏質！

但他們還不放棄，

還不放棄喲！

我們只有離向遠處，

去到那富饒之區，——

幸福之地。

在那兒呀，

許沒有驅窮人們的把戲；

那兒喲，

被外國人兒統治。

我的妻，

咱們明日收拾，

後日我們要離開故居！

我們沒有新年喲，

新年對我們有什麼利益？

在路上，

生活取乞丐的形式，

夜間在寬大的簷下露宿。

呀，故居，我們的房屋，

——這祖先遺給他

後人的東西嚟！

後日我們就要分離。

你這窮光蛋的主人，

何嘗願把你捨棄？

爲了七口之家的衣食，
你是被強盜搶了去的！

祖先喲，

請你饒恕我吧！

是你孫子喲，

錯生在這蠻橫的時代；

是你孫子喲，

錯投了他的娘胎！

房子，我相信

會有人把你裝飾，

那時許是一所美麗別墅；
更會有比我呀，
還富有的人兒來住你。

自然，我要感謝你，
在我的生命史上，
你已建下了偉大的功績。
明天喲，

我們祇那一天的情誼！

屋外的寒風刮起，
雪兒唰唰落地。

妻，斷了哭泣，

保官呀，也睡了過去。

在翌日，

他們辭了親戚和鄰居；

明天呀，

他們要奔赴遠地。

八

兩床破被，

分別的把兩個小孩兒

緊緊的圍住，

插在深深的一雙柳條兒筐裏，
那筐底的包裹，

把他們高高地墊起。

另一個孩子，

被纏在他母親的腰際

保官挑起了小孩擔子，

大姐和二姐各提着個竹籃，

這一大堆男女噲，

永遠的同故鄉別離！

突然妻兒把脚停住，

望着破門兒嘆氣；
淚兒嘅，

像雨點那樣向下直滴！

她捫着門兒，牆兒，
慢慢的走下了台級。

『走吧，走吧，

糞堆上也會生出

一朵美麗的花兒。

那邊準會加強了我們的
生活，

還去貪戀着故鄉的甜密？

地球上那處

不是我們的住處！

走，走，走，

故鄉裏能有那麼點滴，

會把你的心兒戀住？

鄰人送行，

加倍了他們的哭泣。

這殘酷的問題，

把他們推進了

悲痛的深淵裏去！

冷風摧折了孩子們的歡心，
沙石向人而撲擲，
但，一種新的希望，
佔住了他們的思想。

九

他們飽受了：
風，雪，雨的侵襲，
保圍團的難為，
孩子們生病的驚怕，

大人和太太們的咒罵，

但，歷盡這一切苦難，

在那天的上午，

他終於找到了他，

——老七——

在路旁的田裏。

是四月廿七日，

農民開始忙着種植。

在山圈裏的曠野，

村兒是那麽稀瀝，

不像關內喇，

人烟是那麽稠密。

老七在田邊休息，
烟兒向肚裏直吸，
他偶爾的看到了，
那麼一大堆男女，
那裝束，
像他故鄉樣式！

『啊，是來開地的麼？』
說着，他嘆了口長氣。

漸漸的他們行近了。

老七突然的認出

那是保官夫妻。

『是保官表兄！』

他們把脚兒停住；

他喊出了這麼一聲。

他們的幾雙眼睛，

射住老七的身體。

他們是那麽驚喜，

會在路上相遇！

坐在田裏，

老七詢問了

一些故鄉的事情，

連同他們的遭遇，

保官都細詳的告知。

老七把他領到村裏，

告訴了他的地主。

微倖的，

地主是那麽寬大，仁義；

讓保官給他開墾荒地，

他那草屋旁的土棚兒，

讓他們全家在內居住。

田地呀，

他們是這麼互相約定：

頭二年白種，

第三年開始須交租錢。

妻在地主家裏做飯，洗衣，

他在村裏做着短工。

孩子們的衣食呀，

已能夠維持。

事情一切是順利的進行着，
但；他萬個也沒會想到

會發生這樣事情，

爲着一天的吐瀉，

把老七送到陰世。

那是六月初七，

正是農忙時季。

他主人費了口棺材，

僱用了四個苦力；

把他的屍體嚕，

抬進到亂葬崗去。

他們成了死者的家屬，

可是他們沒有穿着白衣。

保官提着竹籃，

內面是一捲的海紙。

他們緊跟在棺後，

踐踏了囑，

路上劃成了那條長長的血跡！

他們失望地悲痛哭泣，

驚動了地裏工作的奴隸。

他們知道了，
死者是老七，
酒店和賭窖。

永少掉了這位伴侶！

他們的汗與淚同流，
調淡了路上的血跡。
終於走到了，

死者最後的歸宿！

土兒將白色的棺材埋住，
他們的淚兒噙，

確永久的藏在眼裏。
高大死者的身軀，
永成了地下的東西！

保官不是失掉親依？

從此在村裏他成了孤勢，
重重的生活的担子，
須要自己來扶持！

火紅的太陽，

把農夫的皮膚蒸成了油皮。
他們在地裏鑽來鑽去，
像在那兒玩某種遊戲。

十

在原野裏，

獸兒失掉了藏身的處所。

許多的孩子們，

在爭掃樹下的落葉。

保官開始了他開墾的計劃。

聽取了別人的報告；

在秋天，

他把荒地裏的高草燃燒，

灰兒當成自然的肥料，

用大鋤兒再把荒地來拋。

天老是陰沈着，

空氣中終是充滿了

大風捲起沙泥。

人行道上的車馬的響聲，

聞也不到點滴。

村街上的熱鬧，

更不像前日。

插在田地裏的電桿，

發着清脆的音樂，

好奇的孩子們，

冒風跑到它的根底；

耳朵只管緊貼着桿木，

却不明是什麼道理。

保官正在拋地。

有時他也會休息。

含着支短小的烟桿兒，

兩手扣並着雙膝。

他知道前面是一些什麼東西？

雖然他兩眼向前直視。

烟斗停止了工作，

他又怎能察覺。

一切曾向他施威的，

現在一個個的

都在他面前消滅了。

向他撲來的冷風，

他不感着寒冷。

一切痛苦的記憶，

都死在他的新希望裏。

十一

「啊，大姊，——」

是我十八歲的閨女，
不已是出嫁的年紀！

梁三給他外甥提媒，

我當然允許。

像這樣天大的機會，

能讓它白溜了過去！

自然啲，

管不得大姊願不願意！

在家鄉，

也許要東挑西揚，

現在嘛，

我們這外住的人家，
就怕別人瞧個不起！

成的話呀，

轉年就讓他們娶去；

少了一口之家，

我的担負嘛，

會減輕了一點！

老家怎麼能以回得呀！

那裏不是人吃人嗎？

樹皮是最好的糧食，

但樹兒全變成了裸體！

故鄉的人們呀，

是那麼鬼氣！

誰能同他們呀，

來往着交際！

故鄉的官僚呀，

是那麼買力；

在農民的身上呀，
來爲政府而刮地皮？

故鄉的地主呀，

是那麼美麗！

村裏的女性呀，

沒有寡婦和處女！

他們呀，

和官兒連在一起，

「錢」和「權」的合力，

向農民的身上

來搜取物質！

好容易呀，

我們逃到這裏——

這幸福之區啊！

那高大茂盛的森林啊！

那豐富的被收穫糧食啊！

那地主的寬大和仁慈啊！

我永遠不會再想到家鄉！

這裏是我永久的居處！

只要我是個努力的人呀，
鐵的棒錘，

也會被磨成短細的針！

姑娘出了門，

兒子娶了親；

在我的周圍，

再纏繞着一些子孫，

那時呀，……

一家，二家，三家，……

再出個一官半職，

不成了高貴門第！

一切瞧不起我的

故鄉裏的人們呀！

我要向你們誇示！

我要向你們鬧皮氣！

你們若反抗呀，

我就說：

「我是高門貴第！」

十二

新年已過月兒了。

在一個很涼的早晨，

保官走進了梁三的家裏，

他——梁三是本村的窮漢，
有妻，招弟是他們的寶貝蛋。

屋子是那麼黑暗，

人兒都瞧個不見。

充滿了那股燥臭的氣息呀，
保官實屬嗅慣。

他倆兒由天上談起，

慢慢的入了正題，

保官要求着：

『願意的話呀，

就快要過去！

梁三說：

「終得辦點手續——

下柬，通日，迎娶……」

「什麼手續！

窮人講得這些古制？

要對方願意呀，

我絕不索彩禮，

更不要——

綢緞被衣和金銀手飾；

只要來一乘大車子，

他倆兒坐在內裏，

讓一雙青騾把車兒拉去。

三哥，

你爲少弟設想呀，

還這樣去行我的主意。」

保官辭了出去；

倒給他的白水，

他也沒有喝起。

十三

保官走回家裏，

一切告給了他的妻。

一邊站着的大姐兒，

羞答答的歪走了出去。

『真的沒有想出呀，

我們的大姐還有人娶！

也許天爺的青眼，

駕臨到我們的面前？』

『還是她美麗；

『尖尖的腳兒，

小巧的身體，

眼睛裏出水，

黑辮子拖地；

雖然穿得破亂些吧，

也遮不住她的秀氣！」

是外面這樣來品評她的。

昨天王婆叫了我，

她說：

「村長要你大姐做妾，

願意啲，

報酬是五畝好地。」

我說：

「謝謝！」

但早許給

梁三的外甥做妻，

對不起，

請你告訴村長老爺。」

她問：

「是什麼時候訂的？」

我說：

「是上月十七。」

——這麼胡謔了一句，

不爲名利而侮辱子女！

不爲威力屈膝！

我的妻，

你會知道我一生的皮氣。

像這樣醜事呀，

我能允許！

是百畝地的報酬吧，

我不是那樣的爹爹，

讓女兒給人做妾！

他年紀在七十以裏，

！姐兒怎會被她娶去！

他子女滿堂，

孫兒繞膝，

是那麼不要臉的東西呀，
還想再娶一室！

啊，財主啊！

他們在村裏的行爲呀，

是那麼遠！

窮人的手，腳，嘴

都被封住，

只給你露出「雙眼睛」，

讓你乾去生氣！

殘酷，

不把雙眼呀，

也給你封住，

痛快的

讓你什麼都不得知。

一切我不願對你提起，

生怕氣壞了你的身體。

那麼多兒女，

更要我怎樣按置！

『我是那麼歡喜，

姐兒會嫁在此地，

啊，這幸福之區呀！

我願關東的孩子，
會是我的女婿！』

『她若生得奇醜，

許一輩子頓在家裏；

出嫁了呀，

那我是個財主了！

還是幹，幹，
不怕用毀了手，
怕吃的弄不到！

十四

過了兩日，

梁三來到保官家裏。

一個大的花布包袱，

被夾在他的腋間，

誰知，

內裏包着什麼東西？

保官看到了包袱，

知道事情成了。

梁三說：

「對方同意了你的主意，
說：

「窮人本講不得

那些古禮，

終以省錢爲主。

花布是兩丈四尺，

讓姑娘做套新衣。

好日呀，

是下月廿七。

你可仔細記住！

「啊，三哥，

我是那麼感激你喲！

等到了除夕之日呀，

我給你磕三個響頭

一個大禱！」

「咱們兄弟，

無須那麼客氣。」

『那一包東西……』

『是給你姑娘呀，

做新衣用的。』

十五

是同樣的喇，

窮人也有一棵愛美的心，

但，不像富人那般虛偽，

是那麼樸素喇；

更不像富人那般艷妖！

在婚期裏，

應怎樣來裝束自己呀！

破衣和亂鞋呀，

怎能相配？

把送給的花布兒，

裁成兩套衣服；

剩下的布塊呀，

做成了兩雙花鞋。

工作確不多，

可受了不少的苦累，

姑娘試了試新裝，
啊，美麗呀，漂亮！

這美呀，

是那麼真實！

正是三月念七。

褐色的山兒，

變成了翠綠。

林家園裏的杏花兒，

飄出了一流流的香氣。

村街上是熱鬧了，

孩子們整天的在外面遊戲。

在一所土棚之前，

放着一乘驛車。

但，這兒都沒人來往，

也沒那般喧嚷！

沒有宗族來幫忙，

更沒有親戚和朋友來恭喜；

一對青驛，

一乘驛車，

確成了特殊的風趣。

可是有的知道：

『是保官的大姐出嫁。』

有的驚奇：

『是玩着什麼把戲？』

自然，沒行什麼大禮，

只是二個鐘頭的時間，

把姑娘送出門去。

保官吐了口氣，

妻好像不樂意，

孩子們哭叫着：

『跟着大姐坐車去』

梁三勸戒了她，

她像得了安慰。

一股清風，

把她新的希望吹回。

十六

天爺真的嘉許了保官？

他的大豆和高粱呀，

看吧，

收成準會比別人的豐滿！

有人說：

『他是山東的手藝！』

有人說：

『還是新開的田地！』

有人說：

『他走上了大運氣！』

有人說：

『他家供着真社稷！』

保官確知喲，

這是他努力的成績！

他有那麼堅強的意志，

埋藏着那麼充分的理智；

只要努力呀，

他相信沒有不成功的事體！

自然，他不會知道，

在努力過程會有某些事實，

在這事實下面呀，

誰知葬送了多少肉體！

我怎麼不去相信，

暴力來推行真理，

來得會那麼乾脆呀——爽直！

是那年——

他永遠忘不了的記憶——

在故鄉裏，

他願把全家殺掉；

剩了他自己，

終可以自由的來去。

是他不忍，

看孩子們飢餓的神氣；

那凸出的眼睛，

那白黃色的肉皮，

像生物館裏的人體，

——像大病後初起！

他們不是懶惰，

但他們整日躺在炕上。

毛坑裏有個長久的大洞，

尿盆裏的水兒是永遠的洶湧！

孩子們有時緊纏住父母，

他們嚷着，哭着說：

『腸胃起了大的革命，

攻得肚皮兒真痛！

爸爸，媽媽，

快些發兵兒來平靜！

但是兵兒在那裏？那裏？

兵兒不是我們的東西了，

是富人們的生活工具！

孩子們把大人的心哭碎了，

『天老子不讓窮人過活：

才是兵荒馬亂，

又是大水天旱！

城裏的老爺和地主，

願同窮人打趣兒；

捐錢，稅錢，地租錢……

像炮彈般的

一些些向你身上打來！

他們不知道麼，

我們實際的情形！

但，爲什麼同我們

那樣強硬？

使我們的生活呀，

失掉了着落！

敬神！

有什麼靈驗？

那神前的香爐兒，

不是時刻的都在冒烟！

但它賜給我們呀，

是一些什麼？

「一面是荒淫無恥，

一面是嚴肅的工作，」

一面是長時間的痛苦呀，

另一面是日夜的享樂！

老天的心裏，

也充滿了「財」和「勢」，

窮苦的人們呀，

永遠得不到它的救濟！

光明之火啊，

你燒死了我的孩子吧！

讓他們投到你的懷裏，

你把他們的靈魂兒高舉，

——舉給我們那紅袍大帝！

讓他們跪着向大帝泣述，
在地下窮人們的遭遇；
也許像地下那樣，
下屬瞞住了上司，
——爲了貪圖利益？

啊，好呀，

經過我那些孩子們的哭
述，

大帝發現了它

下屬的私弊，

會下一道玉旨：

「把它們掩死在太平洋裏。」

保官有時這樣亂想着，

忘掉了孩子們的飢餓；

孩子們哭了，

打斷了他的思索。

他忍受不住了，

他想：

可以把他們關在屋裏，

取一把兒柴料，

洋火兒把它燃着，
啊，不死把他們燒死，
免去了再受飢餓！

但，這究竟是殘酷的事喇！
是自己的子女，
那麼忍心呀，
讓他們這樣的死去？

地兒被人抽出，
房契兒被人拿去，
他不願自殺，

也不願殺掉了孩子！

終於那樣設計，

到關東去找老七。

是那麽僥倖呀，

碰着那樣寬大的地主，

他要他去開墾荒地，

他的妻呀，

當成他家裏的娘姨。

今年，保官又是那麽歡喜，

全村的莊稼呀，

數他爲第一。

但，他怎能料到，

這豐收的年頭兒呀，
竟成了兇惡的預兆！

十七

原是那麼大的一片平原，
可托出了一條長長的

高大的山巔。

是起伏着，延綿着，
成了一條銜接的弧線。

村兒一些呀，

遠遠的在這弧線的中間，

在一個深的山谷裏，

突起一個高大的土堆，

知道嗎，

這堆裏會是埋着什麼東西？

這堆裏會是葬了一些誰？

谷裏是那麼緊密，

你不會找出——在這兒，

一隻人們的足跡；

自然，你更不會想到，
這兒會有過怎樣大的
悲慘的事蹟！

在這弧線中間的村子，
現在，

×兵用那麼忍殘的手段，
強把朝鮮的流民，

代替了村裏住着的中國農人！

是呀，

村兒被他們代替，

地兒被他們耕着了。

但，那一些

安居着的忠實的農人呀，

誰會知道，

是永遠地

躺在那高大土堆裏！

那堆嶺，

被×兵兒緊緊的封住。

十八

初秋，

一九三四年的初秋。

滿遍田地裏的高粱和大豆，
一片的黑綠調着青翠，
把自然兒來點綴。

今年呀，
是十足的豐年呀！

農民的面上卦着了笑容，
集團的，
他們來慶祝這大好的年景，
但，突然一個惡耗來到了，
弄斷了他們之間的歡笑！

一天，

村長向他們那一些報告：

『罪惡的義勇軍的胡攪，

惹起×兵隊長的煩惱；

吩咐我們幾個村長說：

「所有田間的高粱，

限定一日要

全部用鐮刀來砍掉！

誰要死呀，

那却不須要！」』

村長的報告完結了，

人羣裏起了個大的騷擾。

有的恨着義勇軍：

『爲什麼要走這條道！』

有的忿着×兵：

『我們應該擁護

爲我們而犧牲的義勇軍！

能給你們襲擊上的方便？

要我們坎掉高梁！

問你有什么權限？』

『……………』

村長，

他是那麼着急呀！

他知道南村村長會怎樣死去，

況且，

他已受了×兵隊長的賂賄！

「你們別去胡亂吹！

請問，

高梁會比人命高貴？

不坎嗎？

那除非你們老遠的跑開！

你願聽炮兒的響聲，

來把你的生命葬送？

『.....』

人們終是那麼願意求生！
現在嘛，任什麼要求吧，
他們會自然的來聽從，

全野的高粱，

一天的工夫

被鐮刀坎了個乾淨，

農民的生活嘛，

起了個大大的風波！

十九

在隔日的早晨，

義勇軍在他們村裏出現了。

他們有的歡迎着，

有的還是驚慌。

但，他們都知道，

是同×兵打仗。

村長吩咐他們給義勇軍的飯食，

要他們準備房屋，

好給義勇軍們寄宿。

有的，他們安慰着義勇軍，
義軍也受了他們不少的鼓勵；
有的，他們痛恨着義勇軍，
義勇軍也告給了他一些

×兵對農民的事實的刺激。

保官，

被義勇軍給與了

那麼大的難堪！

不是在這條路兒經過，

他相信高粱不會被迫着砍却。

「啊，事情又是

那麼不如意呀！

但，能向誰去

發洩這惡氣？」

在他眼裏，

義勇軍是一些惡棍。

他忿恨着那一些人；

爲什麼向他們慰問。

爲什麼要房給他們寄宿？

爲什麼送飯給他們解救飢困？

不活活的把他們餓死，
去了他們給我的憤恨！

在當日的中午，

義勇義得知×兵追來的消息；

一個命令，

隊長把全隊集齊，

他們走向北去了。

他們感謝了農民的盛意。

果然×兵追進了村裏，
但，義勇軍已走了好久。

隊長把村長抓住，
問：

『怎麼不快向縣裏報告？』

義勇軍走開了，

你的信才送到？

你同他們連在一道。

我要槍彈來向你喊叫！

你村裏藏着義勇軍！

好，你把全村的男女，

集中到村東的廣場上，

我要向他們訓話，

你要立刻辨到！

全村的男女，

刈間集中了，

有的那麼靜鎮，

有的還發着疑問。

×兵隊長呀，

可還不見來到。

突然的，

一堆堆的×兵湧向前來，

把這一些村民包圍，

機關槍的響聲呀，

把全村男女的生命葬送！

在未死之前呀，

保官是那麽覺醒！

義勇軍嚟，

會是我們的救星！

但是，現在……

一個子彈，

串進了保官的胸膛。

他喊着：

『義勇軍呀，

快來抵抗！

我們的全家呀，

許還沒有死亡！

我們全村的人馬，

全被×兵槍殺……』

——完——

一九三七。三。十二於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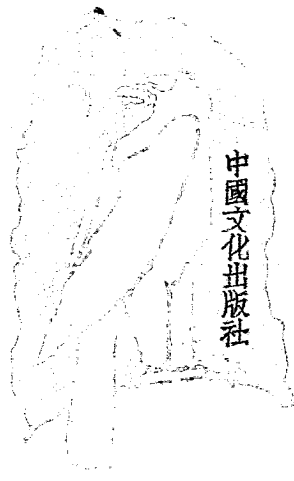
後記

首先讓我向葛資洛夫，威克，林，王諸先生來個誠意的致謝！

這小小詩冊的兩方面——形式和內容，會使讀者諸君感到失望。原諒我，這是我初次大胆的嘗試，只希望讀者諸君會給我以善意的指摘和嚴勵的批判；我相信，惟有由批判中可以得到更大的真理！我是在這樣期待着。

自然，要某個人的作品同時能夠適存于幾個階級之內，這是萬個也辦不到的事情；也同政治一樣的文藝是具有黨派性的！是的，我只願站在辯證唯物論的立場上來發掘觀念論者的祕密！

一九三七，三，三十日
虹淵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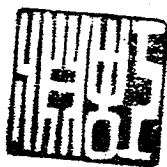
中國文化出版社

家之口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

虹



淵

發行者

中國文化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每冊定價法幣三角

一九三七年初版三冊

